天啓滇志

藝文志第十一之七

序類

唐李德裕西南備邊錄序　　姓氏闕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誥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劒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撫蠻服昔在中葉武夫不剛蠡賊內訌蛇豨薦食表撐裏拓猶惧侵軼來陰綢戶莫及二邊於是先事候情並謀合智料敵排扼地險計軍實而備边錄作焉即十三卷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無序夫破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于多方其謀難朔方既城

薄伐于西文王其勤也猃狁既攘鞠旅于南宣王之
武也鍼砭澒氣蠵穴潰堤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
埸之虞不生所倫而生所玩吁可惧哉然山川阨塞
非啚莫見兵財盈虚非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録譔于
天寳九州别録上于正元禦戎新録奏于元和元振
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倫边之失前矣後傑帷籌帷畫
詳已然之变忽未動之憂寝薪為安抳栁為固猷之
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墉之任得不為南鄙慮
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暢北靡突厥東懾遼海旁髮反
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丧羊于易吐番鬧纂河隴失
險緯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為先鋒井洛坤

垠我國孔棘有虞曰臯鑿青谿道要結蠻好擿覆敓
順纂集事狀為卷十七貿幣結轍闌户誨盜戎膳雖
聲蛮旣始茅採入成都如非虐邑唐之君臣且旰食
矣時洛良輸務失刷耻爰命德裕抗旌秉鉞算殘奮
怯改紀其政乃建籌边之摟凡險要與蛮相入者圖
之左與我寇迹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餫靡不察乃立
雄边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
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鋒大度孰制城以伏義柔經孰
控城以禦侮西山孰阨城以柔遠復邛崍關徙越巂
治而蛮之甚寒怛謀納款維州歸壁而戎之氣奪猶
慮敵去而偷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

𠛬經用之可議求利病輯為一書諸郡故實外夷情狀脉分縷析燦如指掌叙立陴壘戍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卷而第四卷叙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柔𢦏遣會昌肇秉國之均始奏止之觀諸定集猶有可考二边方驗而金湯之二虜兆熾而雷霆之匪石晝沉幾曷克臻此藏之禁庭副在边瑣日戒夕惕庶克有終大中而後惱憂好暇怀燕安之毒玩驚擊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驕壒矣屬階之梗惟蛮為甚銛糠及米蹤劍而嶺軋薪之季有臣雲虔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録三卷獻于朝吁德裕之録以蜀備蛮藩籬之寇也雲虔之録以邕備蛮

則闕然亦為庭矣憂先于事事至而憂奚翅錄石之差樂據往鑒新不可不戒患於微耿也易之蹇曰利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按唐藝文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雲南志畧序

元　虞　集

京師西行萬里為雲南之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

皇帝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恩惠洽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遠人之失牧也嘗簡去增

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
遐戀其心貪斂其久而漁食之無以宣德化澤稱旨
意甚者起事造釁以毒害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
教寬憤窮發難則使然不厭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
哉噫乖背蔡筆畫迎係之民日以老死宜盡生者拾
於貪吏以自遠于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
而馭于邊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嘗以為中
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
山節撫庭宣慰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
所施會羣蠻不靖按行調發饋及鎮撫周履雲南
悉其見聞為誌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

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嘆也其誌曰張喬斬姧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傜戶長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予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亦甚簡易予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圖經誌書序

本朝王奎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謂奎曰

國家統天宇極輿圖之廣亘古未有洪武初即命天下郡邑修撰成書以昭大統當是時雲南未賓茲用弗稱予其為我成之將以達于

上奉拜命之辱不敢辭粵考夏后氏之王也分土作貢周述職方漢收秦圖籍皆誌也誌者裒聚其諸地所生風氣所宜供賦繁簡以立綱陳紀非徒宗輿圖之大也

皇明德懋同天地神聖昭日月仁風義氣振蕩六合四夷八蠻莫不稽顙效臣順襲冠帶幅員有截輿圖之書是宜奄八荒而履無外也考于史氏所載宏綱大典煥乎有章雖雲南以後服見錫而事功未可弗

紀按雲南自昔外于王化初剷封畛列郡縣嫗煦
撫摩與唐漢羈縻之風何異重以梁王不廸天命戕
虐信使誘納戎逋迯藪是
皇上命將出師奉辭伐罪金鼓一震土崩瓦解不浹
十旬悉就疆理鎮以重臣十數年間政化漸于要僚
皇澤溢于方外建國表方典內地等熙熙皞皞化爲
樂國視元霄壤懸絕矣茲非神武不殺之所致歟茲
不揣寡測化工摸繪日月編次成書掛一漏萬庶國
家繇典將于是乎備嗟夫禹貢史也聖人刪而爲經
春秋經也三傳列而爲史漢唐以降合而爲誌雖繁
簡不同道一而已是誌也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貫穿

禮樂禋祀疆場食貨藝文之事諒不足徵前史之萬一然一二方大概亦可見其什六七云

重修雲南志序

鄭顒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
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選文學之士授以條畫分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討償以
上而進士至穀寔來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安簡宜總其事君承事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殫心竭慮期蒐訪之必精參攷鉤新在去取之皆當不四越月而志書告成將鋟梓以傳請予丐言為序惟雲南之事載在漢班固西南夷傳者舊矣至元李景山始

簡忠畧然其時聲教初及制度簡率禮樂文章之事
亦甚明倫道德風俗之美未甚同亦宜乎蒐訪者難
精而皆載者不悖也我
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大振古莫及雲南以
險遠後服
太祖高帝特命勲臣鎮之迨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
墳衍原隰物產之富郡縣城郭疆理之雄靈壇古跡
琳宮梵宇之勝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哲士
之生于其鄉仕于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人于是
道德既同而風俗丕變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其時耶雖然禮樂文章之明備道德風俗之

同一固鎔悠久教化之浹洽然非得人纂修抑何以成兆代制作之盛而覩今日大一統之寰區哉是書遠稽諸經近考史籍井疆里俗食貨藝文之事古今幽萃摭纂之艱條分縷析明白詳盡可謂無遺漏矣禎陳君蒐討去取之當亦于是而有可考焉

雲南通志序

李元陽

前史稱西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雁門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為遠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元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烏二因徧置學較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據南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

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特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寶以後邊吏無良蒙𧡨忿怨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隔為異域兩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特能不左衽者寡矣矧文獻哉我

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焉

英皇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為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為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為雲南志尚多闕畧隆慶六年太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維時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憲長樂

六水陳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徧布列郡十俾蒐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嵩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聿馬頊之學憲藩郡得以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弗終為懼會大巡侍御解州欶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养齋郭公相繼按臨皆蒙贊其決樂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粵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玉海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証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韋臯崔佐時徐雲虔

所為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饟經費
一切成規攟摭野史蒐訪者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
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犂為十有二類而以事
目繫之治道莫先于域民故以地理為之首庶政必
遵乎
制置故建設即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
次之禦侮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
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于其土而功
德可思生于其鄉而行誼有術故官師人物又次之
祀典在所必敬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
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未之

以北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間析而第之為一十七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為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官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巨匠持衡于上非陽所敢預也

大理府志序

楊慎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浸蒼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岩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裒然育燁然縟犖然有當于中土之奧區卓乎無謝于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裒地通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為

邑封陵終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顓頊之所生產里為湯亳之員國濮人為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常頤為通道始而唐蒙為開群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常皋若徐雲慶若竇滂若樊綽若常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臚列實則錄存書亡若盛國之季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咸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畫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兩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裸乎多識矣桂史溫泉郝公繙舊志而病之乃微議乎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伯龍山沈公僉憲膠峯宴公攸令于太守黃岩蔡公蔡公奉楮及

搢紳諸給諫若此揚公荊守侍御兼豁李公序俗家
碻郡人宦轍與所參識前代之載且諸未著之詳于
是搜忭舊志蒐合發思古之幽情并創新例大增舊
文闢數門而新志成集群美而叅帙合時則黃君公
政成從流之暇乃出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靈琳宮
寶地表昔賢之遺愛偉麗人之景物者亦于是新之
貴餘之輪之奐之咏之撈之不翅柳吳興之蘋洲謝
宣城之疊嶂矣其為新志之助不亦多乎慎也思讀
斋土流戍滇陰紫城蒼麓夙嘗投館織塵香界珊巒
昔饒解韜撲挽乃以首簡屬之辭毫非敢曰僭梿徒
附之光固願附展京兆之後云爾

滇候記序

前人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隱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嶺而分茲其細也太朔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潔溟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為照或煑羊髀而已署山川之隔閡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悅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懍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志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

草之地歎過從晤言之遠出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巽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遇萬者釋其棘矜歸于氓則焚枯酌醴班荊坐弟與擊壤之老髮被之童晨夕話之亦奇數代犢樂矣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閔之前章參舉予都首粤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癸葊試實昜交執業爰飭其核期不愆於素乃以布政司某司綱按察司某司監郡太夫若丈郡大夫邑郎寘泊流末官咸慎選精遴那局隷事罔弗虔學

官某軍若干人應聘以届閩帥共闈滇之較四十有二入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甄擇也先長夏回星渟禍甚釐及初商應律啓齋升陽乃甲子錄院御史蒳禹衆曰矢公矢慎乃遶此二矢所如有日曠有如燭乃耶唱諸士而試之戍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細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鏞之炎炎如也鰓鰓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戢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卌人鍥雕其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
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於文章三
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而漢以經術對策
取士六朝以品藻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臭我
太祖高皇帝重奬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育否
塞復三代之純固懍麗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彝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粤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
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晏氏蔡氏
兩傳詩采漢雙暨集傳春秋本三傳粤胡氏禮記則

古註疏與陳皓集說裁定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贍辭末塲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論神化亦窮以变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虗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迯清淡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藩䰟陳：相因辞不稱心紛紛競錄問則咕口此何異䁥𥈖誦詩閣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論者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愧焉况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學法古必崇雅

必黜浮菁莪之詩棫樸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

士遂穆穆之衡行媲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

命向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

聖祖嘗有論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

承先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

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一百七十載濟濟數三

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勗哉

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美自勵某也顧徼榮需
俟于諸士子僭書以俟

試田圖籍序

包有捷

萬曆戊午滇闈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
作人之欵爍然改觀間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廩
得其二逸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慨謂管子伯者猶曰
士首國之石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哤其事乱故
聖王處士必于燕間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
業稍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牂牁也方
書具在豈滇黔一体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嗇廩費裒
鏹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

全省應此諸士爰刻田之圖籍用識不朽丁日滇書蘭浦問叙不侵不佞竊嘆公清澄萬里功績卓爍非素所此舉之大有造于滇之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將為天下徵

聖朝進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群制科之類視昔寖加乃士子風簷下筆陳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鶚薦目之為捷逕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橐征於春茅皆倚于公之騶纏以賁其餘勇則其志閒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為造士愛人為知人其樹風聲于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人士如何祈嚮以報于公哉昔衆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栢

而藉手聽繹以勉士之動欲雖進靜欲及時為學而志于得之道至于論稼又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耕穫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博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為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雋者想亦于聽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為石田庶不負公矣

滇南修攘備考圖說序

楊芳

昔李德裕節度西川建樓籌邊圖其阨塞險要之處數召習邊事者指問之久而若親履其地周知其事

故能走吐番卻南詔夜郎之屬願為內臣談者美其功余猶撼夫贊皇之所圖者多釋便之利隘慊大之觀也夫樓而繪之居而閱之按索勤矣然攜之不可遍而隨也推之不可共而覽也守之不可世而傳也意文饒亢然負局於見耳大中丞陳公撫滇之三年函覆大寧寰諸郡所上圖地圖下執事剞劂之命曰修撰備考不俟承事令寮首事得有言以先拜人蓋三復圖考而嘆治安之畧瞭然指掌矣滇至我

朝始列郡邑此內地

高皇帝廓然一視無復併疆部判所無筭輿圖同列戎方而孫懸西南隅若贅疣然君長號令指臂可使

而強梗背約束者難運掉封豕長蛇敗我王略緬不悔禍藩籬撤而與敵互移守近地幸中丞往年大創之緬稍折北而進度者意異指殊若曰緬不能為害

勞苦勞

天子人民為信從旁之議與當局異憂矣茲一二年來有陰與緬以必自救之覺陽示我有必不戰之勢而鄉寨然無大吠之警見謂緬無它不知中丞黙操其權因難以語諸人耳業已設雄關八緬不可犯開屯田百千頃為長久計緬且辟易膂面効質而又深

惟

廟勝之算攘外必先修內次第諸所表首內郡而州

部而羈縻守捉使南標交趾距蜀而天竺東黔陽封
域之内析之則地自為圖圖各為說總之則圖歸一
說地約一圖其間山川之分合形勢之險易風土之
美惡利害之重輕一披閱而孔明所未經章亥所未
步者神弛而心往焉兵食要机戰守方畧恢恢乎遊
刃有餘地矣夫尺幅之卷舒千里可通至便也片言
之說論億人可曉至博也一帙之纖素百世可傳至
遠也公之籌邊與李同而善用其籌又獨有得于繪
圖之外者若乃内修上策寓于圖而不盡于圖亦不
泥于圖公自有神解當事者按圖而得公之解緬可
剪而朝食故地立復邊關不閉滇其世世無患矣

曲江社倉小引

包見捷

不佞謫來田居十載愧無纖毫裨于里閈往萬起沛持社倉約相告拈筆勸行為叙厥旨庶闔至今亡其講論之不切抑倡導之未力也每一念至慚汗沾背頃曲江朱君百里來謁謂是前右二所年若穀貴流離餓莩之衆目惻心怵僉議以社倉一法著實有大利益幸不鄙棄而則之言不佞逌然已與之語提緯性相欽張理事似有致又聞以孝旌者知非虛恢譎誕輩又念此法拯濟窮窘甚簡甚便化書垂訓昭然著蔡自我手以往累貲匯湢可助山海果青黄之交留借貸賑亦救飢渴即無論徵應不爽取携可約

縱令善不降祥德不蒙福悉使吾庾粟紅吾飽粲白而同胞頒白孩赤藜藿以充溝壑相望返之本來一腔當不其然夫以雄郡賢豪所譏遜未遑者乃驟見于鄉鎮二三父老不佞深心欽焉已又丁寧余君曰好服十全大補湯勿貽人以為承氣飲不咎醫而咎方也傳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諸君勇哉

董莊愍死節感楚序

王奎

龍亡虎逝而群狐嗥焉風披雲靡而雷霆作此可以觀大人之變明治化之迹而進夷于中國也夫夷借無禮義君臣上下者也彼見吾中國綱常之正安得不欣然而慕然能及之者寡矣其或挺然能自附于忠

義之科君子可不與之進乎按元史龍潭集記天曆
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迯
或匿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聲詬罵賊不忍聞
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噀賊罵不絕聲賊怒裂
而殉之明年敗孤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謚曰
莊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予倅臨安時中為文學掾
一日如集中言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于
朝時中懼其事之堙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為我序
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夷服曾不多見昔
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死睢陽
雖武弁小卒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

怪也唐史列吾守傳植大義于後世者至矣敗孤之叛唐慶大藩也咸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一夷人耳食九品秩防禀々爭仗來義樹大節寧死而不顧見理明而臨事不惑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由而生哉予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載旌懸死節事豈史缺與抑在夷略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不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夷而略則失之遠矣殊非進夷于中國之義也因為述之于篇以補史氏之闕

送韓伯時詩序 前人

五雲韓先生居素十五年立身高潔不以榮顯有期
獲文忠在海外深自晦匿從田夫野叟漸不為人所
知識俱可謂善處憂患者矣一朝用世都人額手頌晋
皇上以材見賞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惟天純佑默相
以開天下于治致也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仟十
又六年坎壈蹇迍自意與世絕矣長與荷戈執戟者
伍矣
聖天子嗣寶曆日月重熙萬方景從開洪龐而為玉
燭釋皇武而建真符返澆漓而為淳朴以納民于軌
物不決十辰首拔桂慎于拱稽中未幾復有伯時之
命飈舉雲蒸乾開坤闔震盪萬彙四海彈冠而起不

知其幾矣矧伯時素以德望稱貞元會合寔惟其期伯時行矣不知都人亦有顧乎者否乎會以材見賞否乎君子曰是行也不為六卿即為三輔其果否乎予因之有感矣人每言治道有隆替古今人物不相建今

皇上初服風氣熙熙然皡皡然光采丕变一時表著將多于前功以是知治道不于常于其人古今不于常于其人蓋實人治之具也伯時行矣天之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將以斯民濟也伯時尚思

朝廷萬里簡拔之恩廣其經濟敷其賢哲于以立天地心建萬民極開億萬年太平之盛斯不負九重求

賢之意且危慷士大夫顒顒之望伯時行矣其將何以處我哉系以詩曰勸君以仙家霞觴之清酒贈君以一唱三嘆之朱絃人生聚散等萍梗劉祖著鞭何敢先憶昔同臨分晋時薇垣斂佩相追隨衹今遠離南海上聲名不減昝與夔

聖皇恩澤被八極有詔掄材向南國南中逐客今幾人渠是前朝真柱石北風吹汰水不流布帆夜下白鷺州謝安聲名今在晋呂望事業行幡周磻溪東山舊遊處此時風氣知如何五雲蕩漾閶闔開咫尺天衢多雨露明朝响佩趨鳳池金章紫綬光陸離調元有手會須展好揭元會還雍熙贈君以清廟一唱三

嘆之朱絃勸君以仙家霞觴九醞之清酒賈生志氣傾湘潭拔若文章動星斗東望蓬萊而弱水鵬翼扶搖幾千里攬衣終夜仰斗樞一道文光落南紀

毛琢菴奏議序　　楊慎

甲申七月之變左給諫毛君用成死焉都人士弔哭若墻墻其手所迎護旅櫬經于途亦如之雖生平于用成有素厚分者且罄辭致哀以此知物論矣丁亥中春走始得一哭于寢丘沂手集其奏議幾卷藏之異得走序悲不聊閱追惟發歲識君于李文正公門及君成進士在家大人選中迨今二十餘年矣斯文交要之誼同事後死之責雖欲無悲奚方而勿悲右

云死生亦大矣平居而嚭處喬步而業拱奎人可以為哲流養患悚其先諫僇嬰其後不以事為解以佗為辭者衆乎歟矣用成言若不出口而臨大節若此致命遂志其用也君子走壘橐細書史局多見君䟫其論事利害卓乎不羣犂然當乎人心其甄別取與不責苟同党阿代異者斷斷然殊不介介也獨立不懼其大過人也君子嗚呼善其生者乃所以善其死也余余于用成也何贊毀耶昔之憤世立言者美人顮帶名余獨而悲之彼豈誠善于道耶善人天地之紀其言者天弗死地弗埋也奚徒顮帶名而已覩斯集也必有湊然而嘆穀然而感者矣

迆溪漁詩集序

前人

溪漁者孟君錦當字以安溪漁別號也先世淮安山陽人洪武初從戍雲南廣南衛後授校尉五世俱業醫溪漁隱居不仕與諸文士徜徉歌咢山谷泉澤間遣情以古短律長句篇什甚富藏其家厥子養浩受君庭訓入群庠以丙科薦就銓試為瀘州分教輯其詩若干卷以存手澤以余在滇有一日之雅屬為序之滇之為郡在漢及唐隔于中華擾以蒙段而其間奇鯤淵海諸人亦自以詩鳴至我

皇明列為南藩洪武中學士王景常御史太夫韓宜可編修花綸長史程本立名流諸公數十輩先後流

寫其地諸瓻戰于役又多江南移徙敦悅餘風相觀而善自昆明西届永昌東極臨安人士彬彬汲古攟藻文以遠方不樂仕宦故學不為科舉而恒嗜聲律觀滄海遺珠一帙為楊文貞公所賞其詩與鳴盛集及選粹編埒工媲美其後有陳郭朱居四子㫖焉四家之後各有宗派溪漁其一也溪漁既抱璞懷馥又與在軒胡公西湖葉公二三詩人同閈連墻聲之綺靡與滇之山水相輝映是可無傳乎若養浩者可謂能子籍談伯魯九原可作不亦愈乎嘉其志為序之

林臯漫興詩序

夏誥

古之人進則著勳勞飭名檢以求不負所學退則居

鄉善俗清修使命陶情琴酒寄興林泉時發吟詠攄
寫性真故其詩皆沖夷自適不負所養後之人則不
然進則徇時退多詭俗逐逐于聲色勢利內汩精神
外封面目即欲勉事吟咏率皆牽累惟予友龍德敷
氏沖恬夙抱耿介素聞自乞養歸公府無繳跡雲山
有逸縱晦養深湛以故天趣悠揚無强厲無矯激求
之古人在晉如陶淵明之沖澹在唐如韋蘇州之清
遠在宋如邵堯夫之擺脫今固不可得見矣德敷其
亦有志于三君子乎何臭味之同也且也居則花舟
蒲庭遊則丘壑無礙閒則危坐醉則雅歌門無車馬
之諠座皆金蘭之契心與詩詩與景俱化也予得其

詩讀之因漫為之序

載籍埤言序

張濤

載道必備其器言家何多之厥儀往往志籍開湮血鍔其骨以蠡而寸不肉文言力乎軒轝之儒大達之致詎宵贅靡庖畫隨秦熖殂死第質與日不兩獲於是乎毀籍之憂於是乎失騎之嘆質與日不無承而不善受於是乎從塵之困大夫斯之念具不欲朽齋皇天后土之間上羅六籍下綜諸子前括沘濛後囊耗進往往存其獻見點其凡同無寧固述實庚剛削厥惟勤哉進乎精矣夫孰以慧大夫而俾之惜所來也劍閣巍灩澦湍固有其文昔在乎長游覽既得史

乃成足以千古大夫不其襲智子長和子長刑餘之人大夫孫遠之吏子長祖之先史大夫承之家學其傳固相當也大夫識蓄勝而不盡竊比之緒子長間猶稱怪焉何論瑰瑋哉嗟嗟大夫者拊琴載筆弄鶴占辭而其置身當何如也偃息百家之場逍遙萬有之表即世出世即吏逃吏直逃逃窺之趣慱討兼爾亦信亦大夫之操術當官可知已五年而慱別駕奚感雖然大夫詎以別駕矜世世也斯集一家藏一在峩眉之巔

皆山館文集敘

並祖詰

杜少陵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謂洞晰文

人之睎睇矣乃又曰作者殊列名豈狼垂抑何不輕售才人間譽若此然當是時拾遺諫草終不能獻遺興詩歌至于忠君愛國之熱腸一付諸殘山剩水為點綴則文章盡難言之矣直指諸公素以文明高海内卯辰之間不佞詣會奉制舉義而膾炙之則見縻恩弗靈縻貽弗脫一逞具凌雲之氣遂慨然想慕所為古文詞恨未由窺見一班耳洎公按滇日則首檄諸司百執若羣長吏最殿其功能而以愛君勤政一念著為曆約之詧之警省數言直是瑞錦奇珍碎金賸馥真令吾屬欽承佩服不能已已及出皆山館刻相示則又翩飄粹朗恬雅高華汪溶浩瀚之勢且洋

洋大觀也鮫室之綃耶龍宮之燭耶崑林之鼓耶藐姑射之霞耶黃河九折入海之流耶吾眩矣誠無以名狀之矣噫此猶是公令龍岩時語也環岩皆山巉峋巖叢之槪為大宮為霞嶼白與大武歐寮諸峯相映帶誅茆結屋退食自公襟期曠磊既謖謖如松下之風亦屼屼如山頭之石常以天下國家大議寄意於管侯子墨之間如闡微焚餘諸作故是奇勝耶其一點一畫嬉笑罵詈盡成文章蓋借事表衷便足千古豈杜陵所謂騷人不見漢道盛斯者耶讀醉翁亭記者以為兩文忠一時絕唱斯集也毋亦髣髴環滁皆山意乎記是描境中之人集自吐人中之意虛虛

實實間各致其極矣况公蟳頭諫草白筆霜飛頓令
杜拾遺避三舍哉夫按歟納然後知蜀錦之無光也
覩龍燭然後知蠙珠之無媚也游崑林然後知瑜次
之未晳也仰姑射而後知春雲之澹蕩望黃河而後
知百川衆流之爲涓滴也昔者劉禹錫初見華山以
爲此外無奇及見荆山以爲此外無秀繼遊池州登
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皆山也而見山者異昔
余讀醉翁亭記亦作如是觀余滋媿矣余藏益矣

杜筍齋二戴經疑叙

諸允修

直指朱公以名家擅内臺之槩片詞傳誦人爭貴其
紙頃持斧滇上値黠夷舉族内訌猬以談笑佐籌幄

飛檄數語卻擄寇于門庭料敵制勝中竅投機迴出手裁之外蓋得于經曲進反之秘義為多寇退巡行郡邑惧遐天經學失傳謂不佞允修故業在焉乃出篋中疑義一帙相示嘗攷判公罷辭賦為經義勝國用之有司試士帖括曰疑公直參尼父心印以禮經世其奚疑抑聞之聖賢妙義非疑不入即如曾子問一篇往復推究幾無剩義使非曾子善疑誰發夫子之蘊則禮固疑悟之林矣乃學士家執着見深紙墨障重高堂生后倉宋以諸家詁釋破碎踳駁其中微辭奥旨授人以疑者何限而迷迷膠泥師說誤謬還見終無如禮何奚若是憂憂乎難哉良以卷編浩汗

若彝行數墨之難過又其猶者徵乎象數而精者貫乎神人襍迷紛紜中合奺義學者無王謝子弟之見聞欲破疑關無其力無靈摩承授之衣鉢欲彝疑屏無其慧無水窮雲起之觀情竭而疑端不生無峯回路轉之想致窮而疑境不逗惟有奉本乎如著蔡矜墨守為穩着甚則以謹飭文飾從之陋以靖空解寒儉之嘲又奚能風奮刻燭先衆力而得靈珠耶今直指公諸義具在于承犧王尝何曷呂摹神也于燕饗幣交何尅裳鳥照也于絃誦羽籥貨財粧畜器物形象之粗又令尾碟盡為真金游戲悉通三昧何也若夫謝己披啓永振隻字瑩于摩尼片語芳于優鉢觀

者神悸心駭目憒為之一変不足起近代之衰乎盖
公結髮讀書弁尚無字句中探討展轉紆迴卒以效
悟其得力全在善疑斯其悟後語而猶標之曰疑者
無非指得力處示人為後學作筏喻乎學者自具性
靈試紬繹乎疑之一言將凡見戲論一齊放下獨於
[illegible]腔無盡藏中小疑小徹大疑大徹各隨根器管領
此亦長空之靈鶴暗室之寶炬矣遂力請付之剞劂
爰以見公種種著作不出此解者迹是其大識力者
自得之作疑說弁諸首

蘭蕙雙清卷引

楊一清

吾鄉方外交全用中 祥天與二上人者居滇之五華

圓通大剎皆有慧性深于釋典而旁通諸經子史百家之書閒操筆札為詞翰亦清俊可愛其相忞也陳善規過不苟為同不矯為異有吾儒麗澤之益焉蓋不止度越于緇衣之流而已雪谷師吾常慎許可獨於古心雖見重焉乃作蘭蕙雙清圖贈之彰其道也用中怡天與裝潢成卷一日介予安寧虎丘堅密庵求予言引其首粵自孔子作猗蘭操以蘭為王者香而蘭之名始見重於天下其後著於屈原之騷經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植蕙之百畮蓋以況其志行之修潔而自列於蕭艾資菉之流於是端人正士有介然之操而憤世疾邪者往往以蘭蕙自比人亦以是

日文吾關州中天與之爲釋也故淡服蔬清修苦節閉門危坐翛然如有得行操濯濯無毫釐可訾議靈谷之爲是園也其有所徵也夫易有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蘭蘭之取譬交道實本諸此靈谷之設心勤矣用於天與尚思所以保厥終哉楊誠齋之詩曰山居種蘭蕙嚴寒久當知他日年彌高德彌劭麗澤之益卷且不淪斯不負於蘭蕙之園矣予處滇城不數日方爲文遣所困以靈谷能成人之美而開中天與文能所知重也故撥冗爲之一言

重鍥道院集要序

朱運昌

夫佛者覺也舉世營營認一切幻妄爲真有得之則

喜失之則悲日流浪于生死海中而不自覺佛氏憫其然故直呼而覺之曰空夫世界皆空何有于我吾身既空則向之營營何為哉以是知執空為有衆生沉痼之疾也佛其醫乎覺其方乎空其對症之藥乎世無金仙厥疾何瘳論者不察猥以空寂為禪詬病夫執而君臣離而父子佛教誠為可議如以空寂為悖道而吾儒之所謂無欲無我者皆非耶又況人生世間如白駒過隙日與聲色貨利為搆其去死亡幾何如釋氏言則一切世味直以空華陽焰視之其去其來寧不足以滑吾中而搖吾精久之息調心靜神完形固養生之道端不外此愚也根器陋劣未觀象

教蓄雖此歲屢罹憂困如坐火宅思趨清涼無繹諸
經談空之旨脉脉若有契焉乙未冬休沐還里中敬
謁吾鄉飲庸夏先生獲覩道院集要一書因受而卒
業焉是書乃宗元文晁公精詣內典深造有得自覺
覺處迺語纚纚萬言太指不越觀空調息二端夫觀
空則心不累調息則神不牿心神交養文元之于圓
學深哉飲庸先生發歲悟道晚益精進年逾八十暇
明發徒較其所得與文元異代同符固宜于是書珍
惜愛重不輕以示人也先生屬余重梓以廣其傳愧
余粃陋何能為文元公敏仲顧年來勘破世味無異
嚼蠟旦夕且攜蒲團藤扶從先生叩無生義則茲託

其可處乎遂屬慶遠郡丞溫陵蘇君以褚河南小楷

偶而鍥之時萬曆丁酉三月廿三日也

送朗大師北上迎藏序　　于若瀛

朗目大師滇人也滇有朗目山故號朗目不佞得見

大師提塵叩心灑灑開示得未曾有及談浮渡興廢

甚詳于時劉天司空與耿陳焦視諸君子力主勝緣

議復寺址大師詣

闕下大冢宰李公大司空楊公太史袁黃諸君子復

力主勝緣爲請藏

錫寺額於是寺址又曰祖經來歸庚子大師自

闕下還濟寓普照寺舊有静禪師奉

勑建藏經閣甚偉壯萬曆丙戌災歷十五年不克復會大師來濟不佞遂私諸劉大師空以閣屬大師大師一力擔荷洊歲閣成于是劉大司空抱痾三玄自宿之興福寺來問疾聞藏且旦晚下矣大師復偕三玄詣

闕下濟人晉之弗克夫孰非緣哉華嚴寺址幾失矣未有大師住金谷岩竟成馬鬣也藏經閣已燼矣不有大師住照寺竟成醍脫也大師其遠錄公耶抑靜禪師耶一復于五六百年後一復于十五年後亦奇矣且有劉大司空諸君子合力主之夫孰非緣哉大師既杖錫不佞送之河干書此兩段勝緣于冊子

付大師大師乃操艇去

送朗目大師護藏歸浮山序　　王元翰

大師與余同滇人也滇曲靖有朗目山師易慧光為今號初得法于南岳無盡禪師次參伏牛大方長安徧融彼時此門第中尚不乏大知識也以故大師得恣相訂證而卓錫于菰蘆中為寂久桐城有浮山參遠録公道場巖洞之奇甲吳內蘇范諸君子皆遊息於中中有金谷巖師于此跏誦華嚴三年大悟因曰靈蹤勝地佛祖寧為一家設乎于是慨然興復之旋以請藏帝至京師藏未得而大師晋長安諸貴人具眼者咸來執弟子禮而余從漢上援稚圭兄手書胡

知天地間所謂頭目云此時蓋神相往來矣辛丑後余嘗京師聞大師住濟上析東問法於師以山河大地有無詰復此時因書相通矣而猶以不睹師面為恨乃是年冬大師復從濟上來余集又疑團結成虛見而一腔抗氣炎炎不相下及夫中宵並榻逼迫無依不覺通身汗下古人所謂空手把鋤步行騎牛意在斯乎今年春二月追藏下大師且隨藏南還矣藏不南去故大師北來及大師得藏而余失大師矣大師得藏不為大師喜而余别大師其能忘情于大師乎哉故叙往來聚散因緣大概如此

光尊寺三教序　　鄒光祚

於翰戎之暇輒與永昌吉士蘭子潄吳子崇壽論天
于正學書院而復所以訂其為學之正者咸曰學不
也何哉所謂三教者其道將無同乎予曰道不為謀
奚其同曰異乎予曰造人之心則一也奚其異曰三
者將安取衷哉曰可得聞歟予曰吾儒內也二氏外也猶
易所謂內陽而外陰也曰可得聞歟予曰釋氏以天地為
泡影事物為夢幻夫婦父子之倫為塵淪而欲以涅槃
滅度之以求所謂阿耨菩提之性焉不知乾坤毀矣彼
菩提者何附而存也老氏絕聖與智專任玄默坎然
以柔道為鑿而欲使天下之賢智皆歸焉是以術為
其道者而非吾道之中也是故賴吾聖人參贊之用

而後釋氏伏其爲空爲頼吾聖人建中建極之旨而後老氏老其爲玄爲虛惟其教有所據壽周老聃氏與竺乾氏所賴以存而不散者也今徒見其訓術流衍乎天地書冊充盈乎浮屠祇園靈境之設無異乎崑崙舍衛之故廬而其師說之行不殊乎舍利寶幕期之篤信則以爲超悟之說可以傾天下而人遂愛以傳之不知非吾聖人裁成輔佐之功存而有如歆利者之類起而爲唐吾恐菩提之身神寶之具祇以供其食之不暇而暇乎造人乎哉此吾聖人之功所以爲大也曰夫是則其教可無施矣而猶必傳乎今不朽何哉予曰予不見天地乎天有日月不使其爝火

之益不為明也地有康衢不能使山徑之不為路也二氏之各一其明是或一道也安可息哉曰然則孟氏亦何闢之深也予曰惧其超悟之說足以入人于積曠杳冥矣而莫之救也故曰不得已也乃若今之習二氏者已不能闢超悟玄曠之門而其所傳心性本源之論亦必盡詑於吾聖人之道以其言不詑於聖人之道而學無壞于人心之正則始存之固可以發性靈而脫人於塵鞅者也其于世之迷獨豈小補哉柳子謂其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則性情爽然而有以佐世噫乎使吾孟子復起將亦不得已而取其道以佐世未可知矣於是蘭子輩皆唯唯以進而陳子一

鶴僊嘗問曰郡治外三十里許有寺曰先尊儼乎身壽之極樂也則善郡侯張公元論與邑侯羅公廷賢鄉大夫翟君薰蔡君其前後地數慶好義如指揮東渠路宛蜀肇又淑為傑閣以奉所謂玉皇則老氏之爵矣玄都是已甲觀寶林翬飛鳥革郡人無知愚無長少禮之歿而信之虔真如世尊上帝赫然臨之以司其考祥錯履之跡而錙銖其果報焉蓋斯人為善去惡之提撕也不可以悟迷俗而佐令之教化矣予曰有是哉遂次為三教之叙以與之而為之置田若干畝以供之常住照用益以振其善端莫敢入于吾儒教也

瑞糟言序　　楊應霈

歲重光大淵獻之元日余從雲南邑署

萬祝延婆祇謌

先師廟時東方初曙濛濛若霧淞灑空著綉為潤詰朝客持松枝見餉凝綴不异合浦珠璣密巨細與翠然相映掩覆之旨予飴余諗其甘露也意如所餉而止越人日故楚守李觀察仲吉來見謂環珥三十里一望千松珠璣錯落若為余而功之則吾豈敢因以遣待升會大雨僅存什一于叢條密葉中既函寄余母太恭人矣賸粧置庋撫摹春期余忽病輙憊甚幾不能自持逮其吐塊血升許中躁如焚頭汗如雨數

飲水如沃焦憤憒神理不禁小極仍血斯汝都仔梳
未慶晚鐘亂彌耳不得寤也偶靈扃若牖取甘露咽
妥肅三粒并斂十粒後覺喉吻潤悅嚼雪餐冰腸腹
還茹清芬滋齒齶顆顆徐進粥半盂腸膈拇指許霍
然竟乎侈宗避己故為甘露預為余病而降殊矯誕
謂余病脹藉甘露而甦亦過諱禁忭之偶然可徧先
是庚戌秋亭左小桂栽數尺放花五朵尋結五實可
奇措手太舞朵實四五粒稱其華斷亦異矣及莅泊
爾癸丑年庭榴有五實四實一蒂者二三粒蒂不可勝
數出示吳別駕云晉代此地曾驛獻無蒂六榴正噗
以余方昔尚輸其一俄闕樹為六者且三見此繫何

何祥也毋乃

聖人久于位而德動天化被草木臻茲諸瑞西南之絶徼與顧余于甘露且勿朝奏臺使知敢驛獻啓視庋中循餘壘壘也其久而不化大有足竒者使桂枝若播直蘺壁間物在僣媚勿足怪余不古哲抑置祥瑞是悪而晋代人乎哉特以諸君子後諸頌詩叙紀不歆其泯泯爰授剞劂姑自崖畧如左

碑類

南詔德化碑

唐 鄭回

恭聞清濁既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岳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則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覩未萌隨世運機覩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日角標奇龍顏表貴始乎王在儲府道隆三藝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聞成績監國每著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瓜州刺史洎先詔與御史嚴正誨謀静邊寇

先王統軍討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
各師兩殄兇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
王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揚賞延于嗣遷左金吾衛
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
專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宅五詔已平南國
止戈遐朝企政而越析詔餘孽于贈特鐸稍騙瀘江
結彼兇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
年氣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夷
掃梟于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並歸解
君父之憂靜邊隅之祲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
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撫存遣中使黎敬

義將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兼陽瓜州
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
絶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
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
奏是非遣越嶲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
重役繁政苛人弊破南寧州都督爨歸王昆州
刺史爨日進梨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
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竹倩兼破
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宓等委
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宓忘國家

大計雖張仇詭𢸃務求進官榮必阻扇東爨遂激崇道令煞歸王議者紛紜人各有志王務遏亂萌思紹先績乃命大將軍段國忠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李宓矯偽居心尚行反間更令崇道謀煞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曰歸王崇伯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讒構煞僇至親骨肉既自相屠天地之所不佑乃各興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忠正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虛己仁鑒方表我無辜李宓尋被貶流崇道因而亡潰又越巂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識風宜表奏請為都督而反誹謗中禁職起亂階吐蕃是漢

積雖遂與信謀擬共殲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歸擬令間我二也崇道蒐盟攜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讎我三也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好者咸遭抑屈務在下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密欲襲我五也重科白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欲獘我六也于是持表上陳縷申寃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奇俊詳覆屬豎臣無狀事以賄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悉奏我將叛王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尺之顏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顛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布腹心不

豪矜啓管內首渠等皆曰王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
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摧傾敗于此
差大軍將毗雙羅時等揚兵送檄問罪府城自秋畢
冬故延時康尚佇王命與雲華縣豈意節度使鮮于
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
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
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
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群全拔虔陀飲酖寮庶
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爲後
圖即便就安寧再申衷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
遣拒請遺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曲城

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并
今蕃漢生猜贊普今已觀釁浪穹或以衆相威或以
利相導儻若蜂飛交守恐為漢父所擒伏乞居存見
亡在得思失府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都不招承叔
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
兵安忍吐發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呵仍前差將軍
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腹背交襲於是具
牲牢設壇墠叩頭流血曰我自古乃今為漢不侵不
叛之臣今節度背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
告于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奉國痛切山川
黯然至誠感神風雨震靂遂宣言曰彼君納我猶吾

君也今不我納即吾讎也斷居之機疑事之賊乃召卒伍㒺然登陴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領楊利等於浪穹參吐蕃御史論若贊御史通变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江口王審孤虛觀向背縱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男鳳迦異大將軍段全葛等于丘遷和拒山後贊軍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迴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天子而與凌乎既而合謀曰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隣國之寶遂遣男鐸傳舊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許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寶等物西朝獻凱屬賛普仁明重酬我勛效遂命宰相

倚祥棄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挍私傘䩞銀
歎及器皿珂貝珠毯衣服駝馬牛䴵等賜為兄弟之
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于鄧川冊詔為贊普鍾南
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
凡在官寮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永固維城改年為贊
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郡太守司空襲礼內
使賈奇俊帥師再置姚府將軍賈瓘為都督僉曰漢
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為後患遂差軍將王
兵各絕其粮道又差大將軍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
馬使論倚里徐同圍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瓘
面縛士卒全驅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郡都督兼侍

御李宓廣府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愬奏隴英
豪獎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佈軍威乃冊楫備修擬
水陸並進遂令軍將王樂寬等潛軍襲造舡之師伏
尸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鄧川時神川都
知兵馬使論倚里徐來救已至巴蹻山我命大軍將
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衝彼弓不暇張劍不及
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尸壅水三軍潰
衂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
非而忘大禮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
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竊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
贊普差御史贊郎羅于恙結賚勅書曰樹德務滋長去

悪務除本越嶲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為美也詔恭
承上命即遣大將軍洪光乘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
望羅邊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佺登等統細于潘從昆
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捸贊同伐越嶲詔親
帥大子潘圍逼會同越嶲固拒被虜會同請降無害
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
置越嶲以楊庭琎為都督兼固臺登贊普使來曰漢
今置更越嶲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舉奉
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
將楊傳磨侔等與將軍欺急歷如數道齊入越嶲再
掃臺登滌除都督擒見兵士盡擄於是揚兵邛部而

漢將大命迴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繼業世不乏賢者十載橫行屯擒縱累來足多也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閉闢已來聲教所不及羲皇之後甲兵所不加詔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禮義十一年冬親與寮佐兼總師徒刊木通道造舟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居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爨要衝山對碧雞波環碣石鹽池鞅掌利及牂歡城邑綿延勢連戎僰乃置城監用輯攜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十二年冬詔候隙省方觀俗恤隱次昆川審形勢言山河可以

作藩屏川陸可以養人民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迦異
於昆川置拓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恩
收曲靖頌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中和德含覆
育才出人右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決
勝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衷有如天啟故
能攻城挫敵取勝如神以爲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
業弘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脩
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公九爵闡三教賓四
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
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霑草木戹塞流
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決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

貧成富徒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
織之恩累沾蠶動珍帛之惠偏及耆年設陰防非濁
隘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越賧天
馬生郊太利流波濯錦西開尋傳祿郫出麗水之金
北接陽山會川收瑟瑟之寶南荒奔湊覆詔願爲外
臣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于黑嘴
之鄉候隙省方駕憩于洞庭之野蓋繇人傑地靈物
華氣秀者也于是犀象珍奇貢獻畢至東西南北烟
塵不飛遐邇無虜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泰故能鑲
首仰南平睥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
天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

風下而四海颯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
兼朽侮亡冊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段國忠段尋銓
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
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立業業成不繼後嗣何觀
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達將來家世
漢臣八王稱手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於當朝生遇
不天再羅衰世賴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
清冊平兼再卹心懷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效奚斯
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寔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
風烈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胤瑞應匪虛禎祥必
信聖主分憂避荒聲振襲久傳封受符廉郵廣變秉

節貪榮構亂開路南安攻殘西㬥仍倩見屠官師潰
散頼我先王懷柔伏叛祚不忘賢洗歉是繼郡守詭
隨貶身遐裔禍連虔陀亂深堅嬖姦昏歷化途忝自
殖伸通制節不詢長冬徵兵海隅頓營江口矣心不
納白丹相弁謀用不藏迎師夜走漠不務德而以力
爭與師命將置府會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群
吏弛獻天庭李寇縱戎猶棄覆轍水戰陸攻援孫糧
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系而葬之情由故設贊普信
明審知機變漢德方衰邊城絕援徽衣兵感故彼郡
縣越巂有征會同無戰雄雄歆嗣高名英烈惟孝惟
忠乃明乃哲邛瀘一掃軍群殲滅觀兵弄偉舉國來

賓巡幸東爨懷德歸仁碧海效趾金穴荐珍人無常
主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烟塵載寢鼙擊梨玩輯熙群
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留萬代之臺倉貯九年之
廩明明贊普揚于之光赫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
土業著無疆河帯山礪地久天長辯秭世雄才出人
右信及豚魚潤深璽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
銘可長可久

評曰右碑雖出鄭回卒之説南詔歸唐者回之力
也讀此碑則有唐之處置失宜邊師之誅求無厭
可以爲鑒楊國忠李宓負君誤國其罪不啇夷也

平雲南碑　　　　　　　　　　元程文海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
也負險弗庭乃憲朝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
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四月出
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三道禁殺掠焚
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兵過大渡河
上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
再使招之至其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點蒼山
西洱河為其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
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
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潰興智奔鄯闡追

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殉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鄯闡未附明年春晉大將兀良合解經畧之上振旅而还未梵拔鄯闡得異智以献釋不殺進軍平烏蛮部落三十七攻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白夷緬中蛮國皆相継納欵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総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户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隷諸道立行中書省于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荅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聖明同于方夏幼長少老熙熙怡怡皆自慙其往陋非聖武不殺之恩不

反此惟點蒼之山嶷駐驛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于是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丈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于雪霜風雨寒暑之中物之蒙者薰薰然而温濊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業而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介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者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于斯予今陛下建中和之政以繩其祖武厚生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

大臣于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為請其知
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為之騷動蜀
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施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
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
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視踐履山川洒濯其民
而納于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
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
今也鐫宋始唐之岩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
無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慄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
神實嘉賴之嗚呼盛矣我臣事先帝承受眷知今復
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詞謹再拜稽

首而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嘘日寒以暄粤西南陬水駛山嵩嵐霆流形氣交神州蹊息蠕蠕句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跕鳶繫誰之恩聖祖神孫烈文謨湔袚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黔蒼蒼蒼禹跡堯墻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趙子元

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本烏孫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聞五朝政事舒徐德量寬大至元甲戌帝以南方未定召公囑之曰雲南勝地

極在遐荒自朕親臨率兵歸附迨今役屬二十餘年撫恤之心雖切而下民之志未安今欲得人以革其弊公奉天子命填諸夷落以納速剌丁月忽乃為斷事官楊璉為左右司郎中塔木丁為員外郎梁增後瑞為都事所司之士東操宗境西拒蒲甘北抵吐蕃南屆交趾地方千里者五總隸一百餘州凡二十餘路皆公所攝是歲七月抵大理下車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中慶首建文廟歲祀于春秋二丁仍收置儒籍識者度公之心皆為學校之事似乎寬緩公臨事之始而先之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與

則綱紀法度軍旅刑措之事未常不自文學始泠公
先其所當為而為之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公可謂
得實之本矣由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備水旱禮
賢士削冗員建屯田制楮幣設路食以待勞民薄征
税以廣行旅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撫綏凡
興利除害之事知無不為與夫建省堂築驛館導水
治橋與市井皆候農隙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泯結怨
于己者公悉以恩待之當時號為易治十二年冬羅
槃甸蛮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據險恃愚屢逆使命
公乃祖征傳于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曰
力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蛮夷不可以仁義化衆勢而

攻殄無遺育必無復顧之憂公曰不然我聖主好生惡殺之心臣下体而行之耳也數日城果下諸真長各齎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寮佐郎中楊璉安諭以西餘城和泥諸部望風屈膝十三年秋遣使齎檄招誘廣南溪洞是時儂士貴及左江李維屏右江岑從威等二千人各執土物納款公以新降不受降者拜首再三僅受以領其意及歸濃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道不勞一使而安定十四年春蒲甘遣大將釋多羅伯副以俾將五人士卒象馬以萬計剽掠金齒飛書求救公命萬戶忽都總管叚信苴等釋圍而蒲兵始

鮮自後蒲甘不敢犯我金齒得以安堵皆公之良計也初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壅底公命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秦也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矣經綸既緒化有功于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莫不稱旨擢阿魯典納速剌丁為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揚璉為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乃忽係赤阿合八失為招討使愛魯為宣撫使總管段信苴等特加恩賜張立道為中慶總管各賜虎符金馬符宣勅者二百餘人以旌其功吾嘗論名實之辯而有感于公故公

能開疆辟土于不毛而不能勒勛于銅柱使南荒之
人感恩于胼胝而不能繪像于公朝此公之所能者
實也公之實跡已昭著于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
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
之又何待予之揄揚而後顯哉然國人不起甘棠之
詠似有愧于召公黄童不為騎竹之迎豈無慚于郭
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釣名干譽祝公寧不愧耶邦
人父老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不忘銘曰公實在
已公名在人已既無慊人何足詢為政以德澤民以
仁南方生齒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
治公來舉醇豊功偉績南詔西秦追之金石來示無

垠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本朝王景常

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特時

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

上奇而育之既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奇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辰除廣信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閩命王從征福建禽元

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
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
府事時天下兵樞交委治出聲生称
上意旨中宮尤屬望焉先年秉傳由陝西抵熙河布
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
大兵征番部西渡黃河畧川藏耀兵崑崙戰轉千里
俘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鐵券勲在盟府若曰朕昔予汝無異汝父汝今世
有茲爵守乃宗祧以貴乃祖父無忘朕命敬之哉又
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

加三副使鈞朶兒只阿烏都兒人牟二萬雜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都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畧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寧夏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銳勇衝其中堅衝校夜薄其營脫火赤衆足全部皆降明年引兵出古北口襲公王山長寨平四郡遼鄂駙馬國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不決十長雲南底定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夷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銳師萬人馳救之虜按營胥遁時曲靖承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之

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甸思任發以
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遣應之王率諸衛
兵三萬禦之翌日會戰蠻用象王分軍隊下令曰聞
吾砲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砲發風猛助順乘風
縱砲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震山谷殺其首將刁
斯郎斯郎埋蠻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獲其象爲軍
實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
濫矣獻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賜
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繒綵以萬計尋還鎮
上慰曰汝在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
親擊之有

詔命王逑滇以僉都督何福爲平羌將軍討之阿資
來降秋遣使招諭酋八百入貢明年夏王薨于正寢
軍民罷市巷哭訃聞
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王在鎮十年初内訌
水壞人率流亡內無宿儲外絕餉運王分軍墾田九
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携貳納士不各賚予民始
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常寓于霜
露氷霰之中遐邇胥聞皆覩天日山川草木相生懋
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思念君不
置合辭請于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儷子今西平侯
纂其任從民望也又按祭法在之通祀者五曰法施

于民曰以死勤事王兼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肇興祠作于甍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于明年六月己卯凡爲楹若干行爲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請紀于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狼弧擥欃搶助帝四伐基降平氣壓崑崙溢滄溟出入皇緯無留行勁涉鎮海廢鼉鯨長鯨既殲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横噓陽吹陽熟敢嬰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虞庭上騎箕尾爲列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兩楹神光死死飛奕盼鑾布濩通香冥參麗颯沓從雨旂倏焉如雲擁紫清入衛鏘然韻流鈴柝報事垂千齡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于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殁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祖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

國家之臣之有大勲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自黔寧昭靖王早受

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在西土于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既薨而進王爵享

廟食長承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晟字景茂沉毅
聰悟過人博通諸書
高皇帝甚重之命為軍後都督僉事益祗勤不懈加
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念
夷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大鎮撫之然後能
讋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蛮逐麓川宣慰而
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釐理之置
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潞江灣甸
大候者樂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數又置騰衝千
戶所于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夷莫敢不服
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八百蛮酋出寇掠為邊患王

罔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罪
而自率衆繼進及蒙自縣黄聞王來皆退走王督兵
窮追獲其酋戮以狥
上加其勇决錫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夷
將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為左副俾
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先
驅入安南奪猛烈柵華閔隘築堡驛師以造舟分遣
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渙沕寺歸舟夜出逃水測兵沂
流鏖戰富良江自旦達暮賊因稍引卻明旦將復戰
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括軍中舟聯
為浮梁以濟師與大軍會合攻多邦城柵毀之遂擣

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嚕江仙侶等處所至加破賊不能支遂潰寇首黎季犛父子窮蹙挈家屬走海上于是將佐晉集督率諸軍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郡四十八縣八百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他物不可勝計還朝

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帶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為首阮帥鄧容副之

上獨命王為征夷將軍以兵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

惧適父安海島王追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還留州蛮酋積不供賦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王王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及攻夷其地可也王曰威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之蛮感悦即遣子謝罪京師而盡輸逋賦蛮中怗然

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勛戚之賢而多勞于外召至京師命兼太傅待之禮益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還王頓首辭讓

上曰朕托卿鎮靜一方此豈爲卿重哉

宣宗皇帝及

太上皇繼位所以褒賜皆特厚正統初會川黎溪及

為龍他郎甸諸蠻相繼作亂王皆命弟都督昂往平
之及麓川思任發又浸掠騰衝南甸諭之不下事聞
命王率之致討師至潞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今
逼瘴月豈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
為請命於
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以兵進然
尤以敬慎為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
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已半王
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勅令還鎮息兵
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曰吾門父子兄
弟受

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忠謹其率子弟篤盡臣
道以無負
國家又曰逆賊逮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
此忽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纘先王令緒而在鎮
既久數布
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允其言行施于父子兄
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祿好賢容
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要束于法不忍加誅若用兵
行師非過有罪不輕僇一人信賞必罰威行惠施是
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于講武事修戎器理屯田
治城戍勤恤民隱興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

使歸于善尤孳孳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然仁人君子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是聽人無貴賤愚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訃聞

上震悼罷朝恩恤尤厚追封定遠王諡忠敬而命子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慕斌仍出鎮雲南請於

朝曰先臣紹臣大父於烈受爵命膺綏靜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寔與臣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恩也臣願如先大父立廟於昭請廟号制度儀觀之盛以

彰

上賜而畢臣志

詔曰可于是作廟足以致其孝經始于景泰元年秋

八月初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冬十月十五日訖工既

備物行礼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謝

世

上念沐氏世勛且有世澤于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令

都督璘賢可以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茲

王盖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廟碑

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齒儒

學教授余毅來京師屬予文于惟聖王之制廟祀以

報功德逆臣盡欲與國咸休淳之至也壽之令德豊
功世濟其美廟而祀之蓋宜矣
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冀可無
愆以著不朽故爲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天佑
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
之功師武用宣以啓王封世臣大家譽望赫奕忠敬
繼之克纘戎績茀被炎荒瘴癘之區逆悅遠懷罔宥
不享
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傑乃執其渠
至于海隅弃娑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熙帝載

俟與時升業已久矣高牙巨纛作鎮茲郡山川邀遐
乎禹相望皇闈大猷綸命時至惠綏撫摩惟其視
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剔彼暴強番或不恭
敢肆無道綏其獨雍我文告飢則有食寒則有衣
是孰使然數政具宜相維先世匹休儷美揆義忠孝
兌作臣軌何天弗遺亟殞將星哀此下人雨涕曷勝
當宁悼嗟追錫顯爵加以美謚先王是若作廟巍巍
昭靖爲依命服煒煌穆穆令儀春殷秋高以享以祀
鼓鐘既設復有牢醴玉之格斯子孫之思亦彰民彝
降福孔皆麗生之碑礱彼貞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
蟠螭在顛雩邑負之後千萬年永永弗墮

定遠王神道碑　　楊士奇

王諱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闊略聰悟過人

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僉事陞授左都督時

惠襄繼昭靖鎮雲南薨王嗣封西平侯仍鎮雲南王

承父兄之後秉誠殫慮益弘遠圖先是麓川不靖王

建白奏發兵平之

太宗皇帝臨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先後追擒

其酋誅之四年安南叛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率雲

南兵分道進討冦首遠遁于海王合征夷將軍兵追

至日南州俘無遺械送京師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

朝封黔國公賜誥券玉帶金幣

歲親製詩褒嘉還鎮雲南富州蠻酋積逋賦不入
朝廷命王發雲貴兵討之王使人諭以禍福蠻遣子
詣京師謝罪悉償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勛德命佩征南將軍印正統三
年麓川思任發摟邊侵掠諭之不悛乃命弟昂及都
督方政等率兵前進乘勝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
級獲象三十餘政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政力戰死
之旋師將駐金齒會有
旨命王還鎮王至楚雄疾革顧昂曰斯役也雖偏將
失利固吾總帥之過銘曰天啓
皇明予進之右配天與地篤生

彙偣二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徧覆翔孫
在里靡所怙恃二聖矜恻曰其亭孚鞠之誨之勞勉
備厨以長以成有備才猷帝有恩言爾復爾忒懋乃
樹立華乃先祀嗚呼昭靖盛德豐功皎日之誠持孝
與忠嗚呼忠敬績乃烈考惟孝之執惟忠之蹈發軔
都府簡在
宸心夙夜弗遑秉其慎欽往綏滇人幾五十年李考
之行數帝之恩俾食俾衣免其寒飢重學崇師導之
尊卑平其政令時其作止人戴惠慈淪骨浹髓有或
弗惠以諭以誨淳誨弗悛式劉以戒凶人悖亮披猖
為狂遣天毒氓軼我邊疆奉

詔出師往行天討桓桓疾馳雷驅電掃富良飛渡如
履坦途雨師霧追縛兇海隅鯨鯢懾伏宣布教條奚
蠻師旅凱歌歸朝歆至策勛
上公錫爵嘉寵元臣龍章煒灼顛忝之恩瞻望旂旌
帝不忘遠申命南行抵第五翺鞠躬小心奉
國忘家志如堅金寸棘未翦躬不寧處遇自倫禪于
躬引咎終于王事德善孔多顯顯華褒千載彌彰迹
氏子孫奕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黔太師武僖公神道碑　　謝綬

公諱琮字廷方姓沐氏其先鳳陽定遠人曾太公諱
英從我

太祖皇帝起兵定天下積功至西平侯進封黔寧王
太父諱晟嗣侯爵以功進黔國公加太傅追封定遠
王父諱斌嗣公爵充總兵官征南將軍鎮雲南母梅
氏贈黔國太夫人公生未晬父喪時從兄琮由都督
同知總戎繼鎮雲南撫公友愛篤至無何琮卒
朝廷以公尚幼又命琮弟瓚嗣兄職鎮雲南公遂得
委己于學日有所進成化乙酉甫冠入朝襲父爵夙
夜慎謹
憲朝寵眷有加丁亥命還雲南如祖考故事公自到
鎮痛剗磨豪習勤于蒞政五鼓即起視事公退不入
私寢冠帶終日精覈簿書事無壅滯每修進貢

表文必焚香遣使敬肅過

聖旦歲節行禮如在

上前朔望謁孔子廟畢退坐明倫堂令諸生進講誦撫奨勵或修學宮繪聖賢像餙祭器樂器給學田展觧額凡可以作興士類者無所不用其心至于惠鰥寡除貪暴尤汲汲焉嘗奉

旨督理軍儲錙邊方所恃者在兵兵所養在食遂銳意屯田修治水利不數年田無荒蕪廣有充積間值雨暘愆期懇禱輒應農隙則訓練士卒振揚威武要路增設堡哨設兵守之盜賊以息邊夷執贄來見一無所受必加賞犒而諭令恪守王度諸夷懾服甲午

交人至邊欲假道窺覘虛實公逆知其詐遂絕之日
命各夷方固守以俟交人知我有備乃遣使詣闕謝
過戊戌尋甸土官安晟卒其弟爭襲戕廣西土官昂
貴暴虐其民弗堪公悉寘諸典刑奏革土官俱設流
官治之土人以安自是屢發兵征石屏攻鐵索箐赤
石岩蕎甸襲取南窩滇賊莽丘掃定馬隆麗江劍川
永寧羅雄諸夷之爲民患者又添設太羅衛賓川州
以爲保障壬寅偕都憲程公琮往撫猛密所過秋毫
無擾或以平猛密策獻者公斥之曰自征麓川以來
軍民困憊極矣吾寧招徠以德不忍地方復罹兵革
之苦聞者韙之卒至夷酋听撫邊方貼然錄功上請

朝廷有白金文綺盔甲之賜加授公太子太傅以崇
奬之弘治改元戊申
今上即位念公久鎮外藩上下咸宜又遣使賜白金
文綺衎阿鳳輿盤龍衣冠坐堂上得堂上得風疾遂
卒丙辰九月七日也公生長勛閥端慎有守穎敏過人道
不敢廢問精通武經諸書知用兵之法凡命將出節
授以成算所向有功平居拳拳嗜學手不釋卷于陰
陽卜筮星命之術亦皆究心詩歌樂府隨意所到皆
麗可觀性至孝雅痛早孤事母竭盡子職及卒哭泣
悲哀弔客不忍聞待族姻有恩御下寬而有制度量
汪洋喜怒不形好位已極戒滿思危兢兢業業待人

和氣藹容人喜樂就視人之善若己之善人有困乏不顧有無輒傾橐濟之不吝喜近儒生時與講論前言往行至忠義事慨然有向慕意若發悖亂即義形於色識者古以遠大期之而遽止于斯惜哉公生景泰庚午閏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以右參將錦衣衛指揮誠之子崑為後鎮巡重臣具以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武僖命禮部諭祭者廿六東宮諸王皆賜祭給驛歸其喪工部營葬復以雲南重鎮遂從所請命崑就鎮襲爵繼守其地始獲遣官奉公之喪歸江寧以己未年四月八日葬于長泰北鄉祖塋之側初公生有

鳥喧集卒之日星殞光芒亘天將塋墓前樹有石人
新述公事狀緘書憑幣介監察御史王君環戶部主
事夫君應奎來請文刻神道之碑予昔長藩司予彼
知公履歷加詳故不辭而書之銘曰桓桓武侍為時
名臣蚤承世勳奉戟以勤作鎮南土百夷安堵亦有
弗渝御戢滋武
天子曰都褒章誕敷官傳有加寵賚寔殊荒人懷詐
覘我虛實公遂絕之外侮莫入蠢爾猛密跳梁于边
公撫以德不以兵連人有弗給公則濟之民有無告
公則庇之惟才罔匹惟德有容是宜來壽僅幾五旬
是賚有續乃止其身事聞當宁愴然興悼祀不可缺

爲宜立後祀典所蕃絕無僅有光賁九原公其不朽

滇海子修濬碑　　　　　　楊慎

熊危南迤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凡九十有實匯爲昆明池其水下深廣旁淺狹有如倒流故名滇池漢武帝欲開越巂昆明聞有此流池乃于長安鑿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今其名猶可數數郡志言而漢唐歷來叛服宜恒屢闢復塞入我

皇明太一統首七十年九州同軌四海一家荒服之區化既畿甸矣昆明池近在雲南治城之外環而列城者州以安寧昆陽晉寧縣以昆明呈貢歸化皆邊昆池者亦稱曰海在昆陽地名曰海口寔此池之

咽喉蓋海口為水旱係焉濱海澤田咸遇潦澇之歲
澤則沒胥稱藥漂淚後歛鴉鵠弘治中巡撫都察院
廬城程公金始開濬之役有記勒之碑嗣是歲一
興役謂之小修正德間都御史[illegible]穡芸公懋中副使
崑山史公良佐繼之始拓子河乃嘉靖戊申至庚戌
大雨滂匐水大至盤溢激而成凼湔湃而為臬則
石龍阻流而成磯黄泥填淤而象鞭海田無秋矣澤
畔及濱之佃民歸田者相率陳于兩臺于是巡撫都
御史吳興顧公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公應箕總戎
都督古濠沐公朝弼集議于藩臬諸司而右布政使
南昌劉公伯躍總辦獲其事劉公與參政南充熊公

孟龍泰和胡公克時參議晉江王公時俊按察副使烏程張公永明常樂林公昶僉事澤州孟公霦內江劉公璽之都指揮僉事重慶耿君垚成都陳君繁船往閱視維時南至屆節東作未起乃檄命雲南府同知孫衣數給餼餉通判胡嵩桂士元安寧提舉姚文昆陽州同知詹法綮亂之其分役諸末員照磨典史驛丞河伯巡檢千百戶而下凡二十人有差經始己酉十有一月望後三日癸未是時來庀役者夫僅七千而餘二十五日庚寅載肇工子河至十有二月庚戌相袞河成其齧衣大堤王縈未憖乃先築大堤于袞河許堤二十四日己未為土人星回節必堤成乃

甦休育其趣今歲庚戌十月乙亥而庀役丁夫至者滿十萬五千分委諸吏戒擾料賦纖悉手輸作乃濬大河斷石龍潭瓶醜于河南日晁定鋪至于白沙河又至于白塔村又至于尉擺又至于新村再至于大河南堤至新村再至于北岸之沙尉村各以石繳川廉而療寘其中為減水之壩長九座壩各有水窓俾碶碑漂沙不衝褰焉其餾水大壩成于仲春下旬乙卯乃併啓火壩而空黄泥灘復自茶上壩下滙于河故滑新築徙藥編篁析葯囊石壞壤如蜀之湔堰畢我鮑龜之制以掃網澄波若黄河輭灘嫩堰法盖其陴欄障不迴殺橈道自杞嶺山竭沙水引入于河以

竊黃泥灘之患辯計始漢厥以逮石龍垻以丈質者
三千爲百有餘落成以三月己卯大垻牆高放流下
安寧富民而瀆海環滇者澤口出海心西矣風廻瀾
漭並靈河九里之潤月陸清泚無濁涇五斗之泥綠
渾青蒻蔬躍而來白沙舟疇狀奮迅而出是役也
危如所詘所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
祠是歇歲延必修固免匪惟瀆海得佃其田仿其力
環海衛所州縣若雲南六衛屯戍之籍以及安寧易
門而守禦所若安寧昆陽晉寧嵩明新興之五州若
昆明歸化呈貢易門羅次祿豐三泊宜良之八縣皆
幾有息肩之慶矣若癸顧公石海林公二公之功于

是為參而羅湖劉公經畫始終之勤及諸公同寅協
恭共作元吉不可誣也先是鄭督雲樓沐公式遏之
輙苑重意茲事皆著溪公出宿滸口具編其膏由若
半頃穿為溝瀆而不惜丈和衆豐材之盛心也兵備
副使寢賓鄭公維岳出售周公皓萬姿郭公潛震武
昌李公維提學副使來寧趙公維垣或屆期而適至
哉時睬而贊襄督率觀厥成也役成當有樂石之鍥
以垂久遠碧溪公猥以屬惇南戍史楊愼綴詞焉公
蘊儒文大畧開物宏材而于古人曆數如張平子郭
守敬無多讓焉平子之修南陽渭水十二堨流有陽
鑄之碣可紀守敬修北方水利載在本傳易曰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慎嘗謂不精義不能入神不入神不
能致用公其有焉石海公文獻故家也激揚雄斷天
贊令圖人與成能易之哉成右民書之協心同道公
其有焉繼顧公者雪灘胡公奎繼林公者劍門趙公
炳然期期並隸克成厥終宜鑄靈陶銘稱無極易瀆
糟亂貧來太也今乘其閒穗鵝載也萬寶千倉咸水
資也淨兵泥隴粵水害也變理之方惟人賴也惟田
有去嵩甸外也迆以昆明寔襟帶也圜環三百灞滸
瀨也田于何所澤滑流也岑雲波水則壞壞也呺腹
徐哺務且雖也晢匠真邪祇以怪也事不避難敢忌
徹也後不平借潤南戒也行險而信游至封也亞山

豜谷嵾彼閡也我行其野懿經畫也衆河灑流若恭
蜀嶽𡽱樹則里難管龍也睐聯膜韜井鳴艘也自今
毖始三登快也流汭陸澤星罍灑也秉黍者秬臧毀
粺也竊廼齊樓佽擊洑也蔑靡翟森建蘸蔟也左饋
右務谷遺愛無東陌西陌罟無錫也蝸石鶴髟禾欣罜
代也上章闍茂月蔡艾也龍石陰山碣彼埭也吮丹
鏌詩禁無沬也

雲南平諸夷碑

趙汝濂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
府雲南之又明年為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
叛劫殺自恣悪獻熏偪公召群工而誥之曰賊祖黌

亂國經往者務為姑息以致諸夷傲慢漸不可長于
是奏聞
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督兵各奉其職戎器
既備師徒既簡禡纛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加雲呼聲
動地逢賊于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
聲雷鍧百里之內原草為赤公乃協于元戎參于臺
史躬蒞大軍親壓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閫
帥闞如虓虎熊羆十萬縱橫膠轕兵鋒箚束行伍整
盜飛鳥不過蟭螟不通虜乃計窮奔逸泳江入蜀衆
謂虜既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跡可攻力排群
議定策造舟羽檄星馳戒令速發憲臣督帥將士誓

琬全砲掀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趣姜堡招徠向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運籌進援警戒軍中將士翻然抖擻僉謂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剳官營我師有備擒斬百餘大呼追逐墜岩落澗者無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蔦可山賊有伏兵我軍先覺遂大破之直搗蒲桃村殲賊營千餘間斬發林箐一汁沄處由是刮野掃地莽翳如濯現無隱跡物無遁形四面夾擊不容緩鋒逆賊繼祖與惡党下大才阿芳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党姚安則有欽鈞易門則有王一新首尾相應將為禍階公以通尚洞宜穷

神觀化之力畀知其然用兵方半即縛姚鈞兵功初
成隨斬一新四兇既除諸夷胆落餘黨降者釋之復
業凱歌而旋萬姓懽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
上聞欽吾諭功粤稽往事元江與師無成而罷東川
用武竟非叙功遂使氈裘生心狂夷攘臂殆非所以
示天下也我公蒞止申明
國法誅削群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之賊于
昆陽秋斬奚本寨三賊于祿納冬擒者索于新化州
乙丑誅㓻遜于尋甸昔之蜂屯蝟集者既一掃而空
於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
當宁無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勛著南征今日殿功

誠不多讓昔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
功乃列于雅而叔公俞有之續歌咏未作非甚闕典
歟濂與閩鄙文武官屬縉紳士人采摭實跡會衆合
詞撰詩十通勒石于縣蒼山庶垂警于無窮俾後太
史氏采録云詩曰天挺哲人加意窮民職兵司馬不
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寅曰此南服寇攘與隣
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云不臣爰聲其罪
爰整其旅彼亮僭號何如癘虐幽擒雙孽無煩再舉
其時伊何孟夏在暑是歲之秋楚雄告憂塘谷蠋蜂
搶縣乗州會不逾時亦既剪劉沍寒之節有豕載嘷
十麾斃之遂傾其穴乙丑之年群盜蟬聯禍延暑甸

一群駭然運籌得當弓不絙絃以俘其馘帛此顛連

我公

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由嗚衷兇剪亂風掃

電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釁浩天海山非大公用

震怒歷告群寮是決不悛合覆其巢爾整師徒爾倫

公刀戴爾粻糗忠藎是昭歲臨丙寅夾鍾之月禡纛

滇池公秉其鉞紀律森明飈火奮烈旌旗獵獵按師

喋喋雄風燮燮駭電雷雷軍威所吞千里震挕既與

虜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飈起雷騰矢鋒鏃雨戟火

流星羽翮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響破閩陵虜魄

既褫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

其地彼酋既藏我師如鷙趨壓再甸擒蒐必至虜昌
萬死奮其金臂欲當我車千嚴並棄殖彼二酋獻馘
于棘大憝既除餘兇難脉俘鈞于姚斬新易門西南
頑梗獝雜無垠洞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届國勢
斯尊往昔征從半途而散綱紀為弛夷乃屢叛古昔
出師孔明在漢天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
繼之通齒覲化神算無遺重泉匪奥九地非疑凡所
指授動中机宜聿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体道文章
之師我公遠猷虎臣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
無讓可無咏詩列郡安梳入孰不思吾儕士著桑梓
於斯勒祠山石永鎮諸夷

澂江祠碑

徐中行

蓋古侯戢在甸宣今者則益尊重必籍良二千石爲之宣德達情乃及州邑長吏惟良勞鄙乃及爲鄙人何知嚮其利爲有德則以長吏二千石德我我于岳牧長伯何有故列藩凡數千里其孰爲之巡行郡居都會而詠其棠者幾何翔在吏郡必也若召伯所說于民乃謂若父母貽我以嘉樹王父母寔樹之我不敢忘其休幸岳牧長伯惠然來爲我圖我雖鄙人奚忍忽之寢堂斯作伏臘而摩使城池如帶子孫如綫廟貌未存保我南土北滇之澂江祠祝陳公之謂也公在滇凡八載爲副使參政去則人士思之來爲右

使而雖岩更出谷開都會城外於洞往巡徽江城下
武棄其將左使畢城從而自記之致敗矣甘水洞穿
矣孫為蘇禍屬記于予徽江之役以予嘗知谷當記
嗟乎谷為良吏乘否奉為臺諸司之盧及州邑百執
事之於不自有其伐焉民乃歸德乎谷谷之伐益章
章矣令夫徽岸據湖山之勝
明興以來賊復敢窺而民狃樂土猶寢積薪之上抱
火而厝矣焚如其將至曲突徙薪之不先灼爛上行
則晚矣往者城嵩明于己破而于屠僇云補武定之
有新城則鳳賊之變孫拜必條其利害若呼寐而使
之起乃以慮始以動大衆卜云故府不吉環邊典無

城固為陝北巘而覩辟鳳居金蓮玉筍之中東西各五六里且無水患滙以大江形勢金風氣固輒告以從盤庚所難其請盥筴佐費大司農不忍予而重遷者衆言不便煩重二千石為之罷工公獨毅然不奪

惟亂俗滇之餉以濟使

國計不失六閱月而告成民咸保有厥家伊誰之賜哉在昔仲山甫之舂尹吉甫為黼濯伯謝功之成崧高黍苗所由作狴城之勞方伯眈則然耳第今環岳而牧稍有于垣委之州邑州邑告成或于勞苦不問焉况炎徼夫郡而公也若此乎時武定甫畢廣西並衛咸受公之經營罔不殫心力而從之故其膏澤若

陰雨旱乎柔苗歲之御定若高山出雲而潤四方也
癸老乎弟歲時以祀爰用樂章雅歌辞此可矣公名
晉錢塘人二年至者柳州徐道久也

南大理府蜡廟碑

李元陽

天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為蜡祭以報穀也其神
八故曰八蜡一曰先嗇神農也二曰司嗇后稷也
三曰農田畯也此聖神開穀之原者也其曰郵表畷曰
水防曰水墉此利乎穀所當護者也曰貓虎以祛豕
鼠曰昆虫以息蟊賊此害乎穀所當捄者也蓋莫不
有神以司之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物息老休農又
各寓會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

歸其澤其樂則歙然頌擊土鼓是為蜡也昔諸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謹宴會之財也今兩河關陝山之東西皆有蜡廟獨南中缺如嘉靖辛酉郡丞江公蒞此大理謂人曰吾昔為滋陽令蓋見諸郡邑皆有八蜡廟焉對者曰茲與其有待乎夫事無倡闡濟滇之有蜡其自公始乎會歲飢米騰價踊未遑營作焉者亦千餘人公乃募民之有餘穀者數百家使以次施濟施者無大費而焉者全活君子以謂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公又謂賑不可為常欲米價常平其惟社倉乎遂以贖鍰

買穀貯之令民間去其糴糶不足以耻岸氷之可耕者履畝升科以益之明年彭瀚以提刑憲被分巡金滄謂郡丞曰事稗治於其道互用吾觀子之賢而倉也知丞有體恤之志矣盍為之蜡廟以祈年乎丞曰留願也遂上下原隰選地于郭浮瀦之尋鳩工伐木筆石陶甓斜胥吏之惰者得十九人權量之欺者丈尺餘人俾量罪俱林作廟以蜡爲郡之搢紳相賀曰丞今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謂其不能廉也今食于人而惠所以食人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斯之謂與分巡名讜三山人郡丞名應昂攸縣人

重修五華寺碑

鄧若

滇城北有山蜿蜒而南委蛇起伏乃迤突出城中昔
五華構寺其上名與山同勝國時剏建所謂憫忠寺
也山僅十數仞遠可見百里金馬東迎碧雞西拱昆
明池水汪洋滉瀁鏡現于前烟雲樹石指顧千萬狀
謂之滇南勝槩信然也
本朝洪武中我
聖祖高皇帝命黔寧昭靖王討平元孽作鎮南邦謂
此寺以祝
皇釐下介民社因之不毀永樂中定遠忠敬王定遠
武襄伯相與葺舊增新恢弘規度成化中黔國武僖
公又從修繕之于是傑構偉觀為南中梵剎冠冕矣

歲久寢燬嘉靖黔國恭僖公經畫重修不果如志今
都督雲樓公繼鎮之五年政暇遊覽見其頹壞
迺揀宇歛鉢庭除蕪穢亟出金帛工良材備再閱月
告成廣殿披雲高閣麗日浮屠龍繞經藏鼍飛藻繪
丹青光彩奪目至于階臺廊廡客館僧居庖福庫圃
亦皆整飭朝夕經梵鐘鼓之聲非故常矣公顧而喜
謂不可無記使來請刻石之文浩惟佛法入我中國
千數百年所建寺宇殆遍天下莊嚴像設者揮金施
宅而不辭崇奉威神者髡首捨身而不惜何以致此
執禍福廣利之言對異報應之說動人也滇去西域
不甚遠其風土俗語言文字太略頗同以故滇人事

俾吏通天下爲言默行之表不知畏威懷德而知不
敢以繼爲誓益信尚既深相隨變化而不自知也公
承先世之烈受
國家重寄邊陲無警才力可爲修廢舉墜繩其祖武
棨之基安内圖報忠之發因借成化智之明遇事敢
爲勇之決飾羨觀弛末務徒役心形無裨政治者殆
胥壞矣託丞以告來者

恭肅嚴公神道碑　　李長春

太宰滇南嚴公之以病謝銓事歸也
上數數念公會大司馬缺
廷推四三人而公與焉

旨特起公于家以太宰治本兵如楊襄毅故事已復
手詔撫慶事重令亟馳驛騎趣發尚書來時公里居
敕而載舁從床第聞闕
召愈憊甚下詔既羸者骨忠能就鋒車郡乃具疏控
辭溘焉逝
上憐而允之令仍予告且諭以慎攝養需後命無何有
詔加恩大臣歸老而有聞望者于是晉公太子少保
歲給廩米輿夫越二載而公卒訃聞上震悼
詔贈太子太保諡恭肅予祭葬如例
恩卹至周渥云公伯子宜等奉少司寇都門李公狀
謁予銘其隧石曰此先子治命也憶公宰歙邑時歲

乙巳吾以降北戊辰余入詞垣公適撫蜀晚乃從公
朝字間獲聚事公尋析年行而交之即無能彰公不
朽顧頡渴忍辭邦公歸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嘉
禾人從滇南自高祖子敬始子敬虎〻生壽〻生鏞
號春塢配徐公之父母也公家四世業芳儀所全活
甚衆追公生頴卓異兄兒人風以叔度目之吳里有
光祿施先生者為其息女擇對見公即以歸焉年十
七與茂才應試嘉靖癸卯薦于鄉明年甲辰成進士
授留順令吾邑事煩嘿而吏多弄法作奸公以廉以
年治之遇事輒迎刃而解老吏胥慴悴失色又尚儉
樸衣食無所務萬自奉稍外絕不入一錢踰年以母憂去

寨叢衣蕭然也已補邯鄲治聲流通三輔間以立祠尸祀之
徵公為屯田主事員外郎與修外城事竣陞郎中有
歲耗足役者費以巨萬計增俸一級措發服竟無補
軍需公在部署文計貲當有顯跡勞以辨事辨時出
榮保定時畿內枯旱郡盜蜂起公曰吾不憂盜而憂
民令民方苦時旁而長吏猶推剝遇之何異為盜歟
邢乃條議裁浮冗均勞逸加停京師庫役諸不便者
民使無動搖盜亦漸弭尋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
政四川按察使至右布政使公加意撙節完庫之積
最饒值臺臣奏
詔會計四方幣金獨巴蜀畫臟言者咸推轂公

穆廟乃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復徙四川公至
是三仕吾蜀矣益操精勤廉約為治蠲苛賦削冗役
一切公私費悉從減省又屏讌會拒餽遺公廚淡薄
無異邑令時蜀故有課銀三十萬歲輸太倉太苦踔
遠公請改給陝西三邊以充兵餉迄今便之番僧入
貢歲增至千餘人公奏定為額數戒邊吏毋聽闌入
都蠻數訌內地有司聚兵團操備之久遂桀驁不可制
公決策罷之訐公在事所祛積弊者若而令裁浮費
公決者若而金墨吏不得飽橐而捐脊亦無所染指然爬
搔擽劘見者若為揠齕稍與部使者相左會流賊掠
犍平東鄉諸縣部使者論公推諉當罪時內江趙文

爵居致地手疏援之畧曰臣聞蒲之撫蜀省費愛民
約己任怨益勤廉之臣也今歲值饑荒民流困苦
賴其安輯而還欲去之是奪蜀民之父母矣
天子覽是之而不能拂羣臣議會公歸待次焉
時御極之二年甲戌起公撫軍鴈門希累朝年復起
貴州未幾陞南大理卿從北旋陞刑部右侍郎繼吏
部轉左陞刑部尚書盖戊寅歲也公自以為
天我守三尺知有執弗知有徇也故奈法靡所戲而
輕重咸得
上嘗諮中使以事對辯者曰爾第往聽尚書自有平
年滿三載最王父母父母皆

子二品誥命廕子宜為太學生有尊宰賚楮之賜壬辰秉政者沒太宰以黨人敗
上欲大有所更張是冬特
命公拜吏部尚書頃之即真癸未主大計事公曰比年用操切為治撟虔吏大愉快矣不及今進端良退斂薄以振吏激昌免救火揚沸之患邪故是歲所擯黜者公奈稱當㕥舉崔吹知名之士與時齟齬者布列中外世道改觀焉公以積勞致瘁遂感痿痛乃手疏陳懇四上而後得請
上初遣中使馳賜慰問届行復
賜新鈔金幣傳往公輿疾出都門朝士嘖嘖語曰天

求欲棄海内季胡以疾公歸邸余方自蜀還館下所
親睹記者如此公歷事
三朝出入周四十年巍巍以名檢節槩自砥故瀞臺
樹若塗附恥脂韋若市捷自寧邑以遠寧矣下無二
軌焉然清不絶俗介不拂群視世所稱岩異峯距之
態無有也恒語人曰勢短世長與其逐勢而畢迺
毋寧超世而子子也其趣操可睹已余嘗評公修潔
似汲淮揚節儉似公孫丞相守法不阿似張廷尉推
轂賢士似鄭内史顧黯黷而公坦弘矯而公誠釋之
顯爭而公默移當時趨和而公特立由斯以談未知
其孰賢也公真古大臣之選執藉令久握銓柄其績

效奚翅如所已試者和公內行淳備篤于孝友訓諸子以身為範皆化公之儉有疏布風遺澤蓋弘遠矣公生嘉靖甲申四月十八日卒萬曆庚寅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七配施氏封夫人子四曰宜曰實曰賓曰宦女二賓毋為側室王餘皆施出孫男女若干人詳見誌中墓在艮山之陽銘曰公昔起家出宰岩邑清操絕倫頌聲翕習入直郎署狷介自將敝衣羸馬弛彼周行乃綰郡符名高馮翊于臬于藩四方宣力建牙入蜀琴鶴蕭然清獻復出節愛無前亦有乖崖風稜如在惟其似之威迄澤溉流言忽中舞譯暫婦燆嬌文柔抗論其非

冲聖續圖丞徵耆碩有
詔賜環九列虛席執矩司憲持衡佐銓靖共在位
帝曰汝賢畢鉉寮吏黨比寬伏
帝擇統均授公巨軸乃繩姦匿乃屏儉壬蒐羅嚴穴
閭閻凿深氛殪祓消海宇交慶夙夜劬勞盡瘁以病
乞骸而去危詞屢陳
帝顧左右惜哉老臣休沐幾何樞庭在起徵車未升
恩綸旋彼綿綿二豎竟殲厥身震雷告異聲動蒼旻
皇心攸惻愍渥孔厚易厥嘉名揚芬不朽蒼山洱水
毓秀蓄靈二百餘禩乃見興形天壤茫茫聲光赫赫
企德懷風視此樂石